

我與川島芳子（一）

（本文插圖刊第七頁）

●劉百非（前國防部情報室上校情報官）

當衆脫衫要我簽名

自「九一八」前後，至抗戰勝利，在日本人侵略中國這段時間，有一個日本女間諜「川島芳子」，爲害中國甚烈。而我偏偏與這個女間諜有些扯扯連連的關係，看到她的興起和死亡，人生就是如此的玄妙。川島芳子本名金璧輝，是清朝肅親王的女兒，滿清八旗人士都沒有姓，皇族愛新覺羅便是滿清皇族的總稱。清亡民國成立，滿族人爭改漢姓，以「趙」「金」二字爲多，因「趙」爲百家姓之第一個字，「金」則爲五金之首，以顯示他們以前係皇族或貴族，與漢人之一般平民不同。

一九二五年（大正十四年）三月下旬，日本東京仍然春寒料峭，在東京的帝國大學和慶應大學有一場籃球爭霸戰，這場比賽因爲兩校都曾遭到大地震的災害，已經拖延五、六年未能舉行，五、六年前是「慶應」輸給了「帝大」，慶應這口悶氣一直窩在心裏，這年東京業從地震的廢墟中重新建立了起來，所以慶應主動邀請帝大參加籃球比賽，以示慶祝。海報一貼出去，即轟動

了日本學術界。帝大是國立大學中的王牌，一如我國現在的「台大」，日本人爲了培養孩子能考入帝大，都是從幼稚園就開始注意培養，家裏要是有個孩子在帝大讀書，鄰居都另眼相看。慶應是私立的貴族學校，有點像瑞士的「洛西學院」，學生人數不多，可是水準很高，不是一般家庭競爭的對象。那年我是畢業班，台省同胞已故總統府資政連震東先生剛讀一年級，籃球在慶應籃球場舉行，四周的觀衆，圍的水洩不通，家長坐在前面，各校的學生和部份社會人士都站着，有些孩子們爬在樹枝上，那年頭還沒興啦啦隊這套洋玩藝，都是家族給子弟球員助威，或是學生們給同學或有點關係的球員打氣，女學生拉了同伴給自己傾慕的球員捧場，各種情形雖有不同，却是鼓掌喊叫，熱鬧非凡——。這場球賽，慶應報了三年前一箭之仇，以三分之差，迫使帝大俯首稱臣，鎩羽而歸。

從更衣室出來，竟還有許多男女學生未走，圍着球員，紛紛請求簽名；我也被包圍住了，每人拿着小本子，要求在小本子上簽名，一陣忙亂，令人頭昏眼花。好不容易打發人潮散去，正欲舉步急行，突然閃出三個女孩子，擋在面前。

這三個女孩年齡比較大，謙虛的請簽名留念，我在其中兩個女孩的本子上簽了名，另外一位女孩她也攔住我，要求簽名，我說：「小姐，簽在那裏呢？」她自我介紹說：「我叫川島芳子，簽在我的身上好啦。」說著立將藍制服上身脫掉，露出了裏面雪白的府綢襯衫，並且有一股法國名牌「嬌蘭」香水的香味，沁人心肺。日本一般富有之家，流行使用德國科命產的「古龍」香水，法國香水只有上層社會、縉紳之家，才流行使用。因爲表姐是用這種香水，所以我一聞到就有一種親切感；不由對這女孩多看了兩眼，當下就在她穿的白襯衫背上簽了名字，道別而去。事情一過，也就忘却，連她名字都未記。我年輕時候，無論在學校和社會都是活躍份子，日本人一般身材都矮，亟思改良人種，男子若是身高一七五公分以上，真是鳳毛麟角，自然成爲大眾羨慕的

對象；加上家中供給的錢很充裕，手頭大方，經常圍擁着一些男女朋友，找我簽個名之類的小事，實在不會放在心上。到家以後，姨媽和表姐準備了豐盛的茶餚，爲我慶功。飯後聊了一陣，經不住一天的勞累，我就先行休息。

池田先生快來救命

兩個月之後，東京已進入了夏季，一早一晚仍然涼颼颼的，青少年男女都已迫不及待的換穿夏裝。一九二五年五月十七日的週末晚上，有一個英國籍的小提琴名家「艾爾」，要在東京藝術大學公開演奏；藝術大學位於上野公園內，門票五角至一元貳角，以座位好壞來劃分，同學好友佐佐木君，家中是樂器經銷商，並自設有製造廠，素稱富有，送給我一張前排位置的全票，堅邀我準時前往。晚飯後換了一套白西裝，向姨媽說了一聲，就急步而出，想到巷口去搭車。姨媽的住宅是在東京都「目黑」區一條巷子裏，巷子深長，靜謐而整潔，算中上級住宅區；每一家都是深宅大院的，春來綠樹蔭濃，鳥語花香，各自備有轎車或人力車代步。要乘街車，必須到巷口，「目黑橋」一帶，停着整排的人力車。

晚飯後這段時間，巷子特別幽靜，我躊躇獨行，連個貓狗也沒有，走到巷子中段，看見前面彷彿有幾個人在打架，時而發出女人的尖叫聲。

第一次世界大戰，日本檢了個大便宜，軍事上並未出多大力，却奴收了德國原在中國侵佔的全部權益；在青島馬路上，到處看見邁着八字步

的日本人，戰爭結束，日本即以戰勝國自居，經濟勢力推廣到世界各地，大小商人都發了戰爭財，暴發戶成了新興勢力階級，假自由主義的新名辭，驕奢淫逸，社會風氣大爲敗壞，國民道德低落，造成浪人橫行，偷、搶、姦殺無日無之；一般平民遇見浪人打架鬧事的情形，都繞道而過，避之惟恐不及。我既發現有浪人扯鬥，就想低着頭走過去算了，反正是日本人打日本人，自相殘殺，管他呢！

孰料快走到跟前，突聽到一個女子聲音喊救命，我心裏頓了一下，繼而一想，多一事不如少一事，趕緊去聽小提琴演奏重要，去晚了又要被佐佐木君埋怨，遂迅速的瞟了一眼，側臉急行。但見兩個歹徒，一個抓住女的手，一個用手去搗女的嘴，不讓她喊，另一個矮敦敦的小個子歹徒，在把風瞭哨，口裏還不停的咕囔着，女的也不含糊，抽冷子在歹徒手上咬了一口，痛得歹徒哇哇叫，女的抓住這短暫的機會，大喊「池田」（我在日本時用的姓氏）先生救命！歹徒顧不得手痛，馬上用力去搗她的嘴，雙方掙扎更加激烈。

我一聽女的喊我的名子，應該是認識的人，或許有什麼親友關係，似乎不好再裝糊塗了；當下只得停住脚步，面對歹徒，陡的一聲叱咤——放開她。也是我身材高大，聲如霹靂，頓時將歹徒鎮住了，三人不由一楞，女的乘勢掙脫歹徒的手，逃到我身邊來，一股淡淡的法國香水味道吸入鼻孔，覺得好熟，也無暇多想，空氣凝結了約十幾秒鐘，一個粗壯的歹徒，颯的一聲拔出了一

把腿叉子，持在手上，耀眼生光，口裏罵着：「什麼！八個野鹿」，弓着腰，也斜着眼，腳上穿着高根木屐，因爲個頭小，所以穿的木屐特別高，幌動一頭亂髮，大吼一聲：「呀！嘿！」向我猛撲過來。我將女孩往身後一推，側身微向左閃，順手牽羊，護過刀身，右手刁住歹徒持刀的腕子，借力打力，將歹徒往前一帶，歹徒收腳不住，登時狗吃屎，叭的一聲，摔倒地上。門牙觸地，鮮血直流，腿叉子扔出去五、六公尺。另兩歹徒見前者吃了虧，不由兇性暴發，連罵帶喊，各執匕首，分左右襲來，我立以敗中取勝之勢，左腳直伸在前，右腿工字步微蹲，全身向後斜仰，離地面約三十公分。兩歹徒撲了個空，腦袋幾乎碰在一起。各自嘿了一聲怒吼，抽身後退，我藉的飛身而起，懸空擺蓮腿，分別在兩個歹徒臉上各踢了一腳，兩個歹徒，躲閃不及，各着了一下重擊，立時暈頭轉向，滿臉開花，另一歹徒一看苗頭不對，領先抱頭鼠竄而逃，這時我才大呼了一口氣，已經是汗濕衣透，泥土斑斑。

魔鬼誘惑搭上賊船

回頭一看，那女孩子馬上跑過來，抓住我的手臂說：「感謝你啦！池田先生，幸虧你救了我，我是川島芳子，兩個月前你曾爲我簽過名哪，你可能忘了我了。」邊說邊爲我整理服裝，我這才從她身上的香水味道想起，與「帝大」籃賽那天，曾有一個女孩子，教我簽名在她的白襯衫上，說着我一看錶，業已八點十分，我道了歉，急

忙拔脚要走，心中十分懊惱，這不知要給佐佐木怎麼埋怨呢！越想越盤扭，不愉之色，湧現臉上。川島芳子說：「你到那兒去？」我說：「去參加音樂會」，川島芳子說：「本來我是想去聽艾爾先生小提琴獨奏的，不過現在晚了，不能進場。」我一聽，這可真是無巧不成書，她也去參加音樂會，現在到那兒就九點了，已超過了進場時間，去了等於白去，甚是失望。

川島芳子提議說：「我們何不找個地方喝杯咖啡，休息一下。」這時候一陣迷惘，好像受了魔鬼的誘惑，我迷迷糊糊的點了一下頭，就跟川島芳子出巷口上了出租汽車，在車上一摸口袋，沒有什麼錢，同時想到日本對中國侵略日亟，中國朝野對日本人之痛恨，不共戴天。我在日本住得久，對日本人也恨得深，我怎麼能和日本女子去喝咖啡呢！雖然有些親友是日本人，但他們是善良的老百姓，反對侵略中國的。我心裏矛盾得不知如何是好。

豪華餐飲驚出洋相

車子疾駛如飛，還未容我作出決定，恍惚中到了銀座六丁目，在「帝國賓館」門前停下，這是一家法國人經營的餐館，與時下台北這些蜜子式的賓館不同，早年在日本是比較高級的社交場合，進出多係各國外交人員。這家賓館以法國菜出名，服務好，客人必須打領帶服裝整齊，價錢也貴得驚人，普通日本人來不起；以前我的姨父於中午曾帶我們來過一次，此番再來，種種原因使我猶豫不決，想了想還是找個理由離開。正在

與川島芳子爭執不下，忽聽有人喊我名字，循聲一看，竟是佐佐木，老遠就大聲抱怨：「送你票去聽小提琴獨奏，你却躲在這裏泡妞。」

我想這回好了，正好脫身有計。佐佐木卻說：「一個人聽音樂好無聊，害我提前離開，怎麼？請客吧！」不由分說，推着我往裏走。川島芳子更是走在前頭，我等於上了賊船，硬着頭皮，欲罷不能，心想身上一共帶了十來塊錢，洋相出定了。可是又一想，十來塊錢吃茶喝酒不夠，喝杯咖啡應無問題，堂堂中國的男子漢大丈夫，不能在小小日本面前畏縮現醜，露出怯意。於是精神一振，自然就挺起胸膛。

到得門裏，一個穿白衣黑褲子的侍者，對川島芳子很恭敬的說：「歡迎！歡迎！好幾天未見到妳啦。」我只當是例行的客氣，也未在意。侍者把我們領到一張靠窗的椅子，隨後遞過來菜單，我正要徵求他們二人的意見，喝什麼？吃什麼點心？孰料他們二人都比我老練。川島芳子說：「爲了感謝你的仗義搭救，我們要好好慶祝一下。」也未容我和佐佐木多講，順口就點了五、六道菜，開了一瓶香檳。我心想完了，這女孩子一定是魔鬼化身，這樣吃下來，要多少錢？老子救了她，她反而教老子難堪怎麼辦，最後只好將希望寄託在佐佐木身上，他既然往這裏跑，一定身上有帶錢，自己安慰自己：「管他呢！船到橋頭自然直。」川島芳子好像很高興，我給她和佐佐木介紹過之後，就一直嘰嘰的講個不停，我則心頭打鼓，雖然面對美女性佳餚，仍是食不知味，忐忑難安。迨得酒菜一畢，大家喝着咖啡。

侍者也不將賬單拿來，又坐了一會，我就叫侍者結賬，侍者說：「已經會過了。」想再追問下去，「川島芳子攔着說：『可能是有熟人給會過了』。我想可能是佐佐木知道我未帶錢，給代付的賬。」

當下也未多想，去了付賬的壓力，心情反倒輕鬆起來，大家天南地北，一陣閒聊，由電影說到「司毛」（日本摔跤）、學校趣聞等等，不一而足，佐佐木大獻殷勤，同時拜託川島芳子介紹女同學，下次由他請客一起去「熱海」。將近十時，才乘與分手，各自回家，川島芳子住家與我鄰近，堅決要先送我回家，車上並問我電話號碼，霎時車抵家門，揮手作別。到家後，表姐尚未就寢，問我：「怎麼這麼晚才回來，衣服也髒兮兮，怎麼搞的像小孩子一樣。」我只好將概略情形告訴了表姐，表姐又抱怨申斥了幾句。我草草的洗了澡，即匆匆就寢。次週日，佐佐木和川島芳子和我即約在東京車站一等候車室（其時日本火車分一、二、三等，買一等車票的，在一等候車室等車，買二、三等車票的，不可進入一等候車室，剪票口也是一、二、三等分開。）見面，川島芳子另外又帶來一位女同學香權久美子。給大家介紹過後，就推向佐佐木身邊，算是不負佐佐木的所託。久美子嬌羞答答的，在佐佐木身邊，若依人小鳥，未語臉先紅，輕聲細語，伴低頭、半遮面，使人總不能完全相對，佐佐木十分滿意，高興的忘了形。出發途中，都是佐佐木和川島芳子在講話，我和久美子只有聽的份兒。這一天玩的很盡興，我也覺得很愉快，從這以後，川

島芳子時常打電話邀我，有時是看電影，有時是郊遊，聽歌劇，參加音樂會，跳舞，游泳，川島芳子對玩的花樣，比我懂得多，那年是我在學校的最後一年，也是在日本的最後一年，一方面是學校功課已不若往常的緊迫，一方面是離開日本之前，真想到處玩一玩，以增加對日本進一層的認識，另一方面，對一個大男孩來說，我身心都已經發展成熟，一經異性引誘，即如火撲乾柴，不能自己，所以自第一次介紹過久美子後，就未再見過，每回派對，只有我和川島芳子兩個人，這好像是川島芳子的故意安排。初秋某一個週末，川島芳子約我明天週日在老地方見，那是祇有我們兩人經常見面的地方，別人不知道，第二天見了之後，川島芳子說：「去輕井澤看紅葉好嗎？」我以為：「看紅葉，輕井澤不是個最好的地方。」川島芳子說：「我們的目的是郊遊，那裏都是一樣。」我未再多講。出了東京市區，空氣馬上一新，搖下玻璃窗子，陣陣涼風撲面，全身都覺得輕了幾許，沿途兩行楓樹，已紅葉豔豔。不斷的綿綿情話，心意互通，車子緩緩在路上滑行，彼此好像都有一種需要，迨到輕井澤已是中午，在山林深處找了一家和洋料理的中型飯店，店名叫「泉之鄉」，迫不及待的停好車子，就進了飯店，這家飯店很氣派，檜木的雨淋板建築，兩公尺高的厚玻璃落地窗詩意盎然，我們選的這間和室，靠近山邊楓林，山上一溪清水，流經窗下，溪中錦鯉歷歷可數，兩岸怪石嶙峋，時有彩禽飛過。隨着彩禽飛去方向，遙望前面峯巒靈秀，嵐光黛潑，方覺景物清麗，與尋常所見不同，石轉

峯迴，眼光一花，山坡上，突現萬樹紅葉，丹翠相間，燦若繁霞，坡側大片蒼崖，上懸兩條白瀑，一大一小，如玉龍倒掛，界破秋山，霧湧烟飛，珠噴玉濺，流水湯湯，楓林稷稷，泉響楓濤，洪細相應，匯為一片繁音天籟，空山無人，落紅成陣，時聞好鳥嬌鳴，白雲飄過如帶。我與川島芳子倚坐榻榻米上，大口的喝了一口白蘭地，不禁遐思縷縷，難以自止，川島芳子業已星眸微漾，面噴粉霞，混身懶散，春意感人，身子一歪就倒在我懷中，口中黏黏的說：「我要！」我度了一口酒在她口中，又嚼一口菜餵她，幾次互哺，川島芳子緊抓得我透不過氣來，指甲深入肉裏，也不覺痛，好像反而得到發洩的快感，使我逐漸臉燒身熱，百脈欲沸，由口乾燥到喉嚨。彼此手也不閒着，衣服自動解開，我揉搓着她極富彈性的雙峯，川島芳子嚶嚶的滾動……經過一陣劇烈的纏綿過後，身心頓時寧貼。我猛然坐起來，點燃一隻香菸，面對窗子凝視著窗外，川島芳子爬過來，枕在我的膝上，我木然的未加理睬，她嗚嗚嗚氣的緊緊追問，七、八年來我女朋友不斷，但從未像對川島芳子這樣動情過，雖然表姐屢次警告我，都不能阻止我與川島芳子的一往情深，今天情況突然變了，變的令我心灰意冷，當川島芳子再次追問我的時候，我就冷冷的反問過去：「妳過去經過幾個男人，最近的男朋友是誰？妳騙不了我，老實告訴我，好多著呢！」川島芳子哭了，眼淚汨汨的往下流，那是一種無聲的飲泣，伏在我膝上，聳動裏肩膊，我腿上的淚水濕了一大片，那並不是潑婦般的號啕大哭，可是

比號啕大哭更能敲擊人的心弦，我幾乎同情的想要屈服，終於忍住了。哭了一陣，川島芳子斷續的說：「我不是日本人」這句話教我大吃一驚，假如不是她自己親口說出來，不能從任何方面看出她不是日本人。我依然不動感情的問下去：「妳究竟是那國人？」川島芳子接着說：「我是中國人」，我已不大相信了，於是說：「妳乾脆講完妳的故事，看妳的謊言能扯到那裏去。」

親王掌珠認賊作父

川島芳子向我細述她悲慘的往事：原來川島芳子不是真正的日本人，跟我一樣，是中國人，她是中國廢清肅親王善著的女兒，名金璧輝。肅親王在清朝曾當過民政部尚書（等於現在的內政部長），宣統遜位，滿清覆亡，皇親貴族、王公大臣多樹倒糊塗散，各奔東西，有部份不死心的人，仍在活動勤王復辟，而肅親王則為其中巨擘，最為熱心。

在肅親王當民政部尚書期間，各國間諜紛紛爭取來往，其中以日本在華間諜總負責人——松尾少佐假駐華武官身份，與肅親王拉攏得較近，比時滿清官吏尚不知問諜為何物，很容易上當。殆及民國成立，肅親王失勢，再向日本求援；松尾少佐已表現得沒有像以前那樣熱絡了。松尾少佐就將肅親王介紹給川島浪速；川島浪速是一個日本浪人（流氓），也是日本最大的黑社會組織——黑龍會裏的小頭目。黑龍會又與關東軍有密

不可分的關係。川島浪速在東京招搖撞騙，無惡不作，混得令人齒冷，頗不得意，等而下之，乃到中國來跑碼頭，走私販毒。松尾少佐隸屬於關東軍，與川島浪速關起門來是自家，互相勾結，臭味相投。松尾少佐即在肅親王面前把川島浪速天上下地的大事吹噓一番，肅親王欣慶得人，完全接納，川島浪速得此機會，等於財神攔路，自是小心伺候。

可是肅親王並不知道川島浪速正在走投無路，遂照其建議，託他在日本所佔的中國租借地旅順買了一幢房子。旅順是軍港，沒什麼高級住宅，惟一的這幢房子，舊主人是關東軍旅大軍區司令官丸岡三郎少將；丸岡三郎調職北海道，房屋出售，好久找不到接手。日本式的雨淋板建築，庭院深闊，花木扶疏，清香襲人，房子是不錯，肅親王看了滿意。丸岡三郎得知是肅親王買，正是運氣來了，開的價碼很高，川島浪速又足足加了一倍的價錢。川島浪速賺了這筆錢，也在山下叮買了一幢小房子，將太太井上良子從東京接來同住。兩家居處距離很近，金壁輝輝在旅順沒有親友，時常到川島家去串門子；井上良子沒有生育，喜歡小孩去玩，一回生兩回熟，彼此間逐漸建立了情感。那年金壁輝八歲，小孩語言學得快，不到半年，已經日本話流利暢通，雙方更加親近。肅親王爲了取悅川島浪速，就把金壁輝送給了井上良子作乾女兒，改姓川島，取名芳子，進入日本學校讀書。

川島浪速在中國東北的靠山是關東軍，但是像協助肅親王出兵去改變中國國體，干涉中國內

，當然搞不出什麼名堂來；錢倒是報銷了不少。肅親王每回問到，川島浪速總是支支吾吾，編些理由搪塞，或是顧左右而言他，故意差離話題。一、二次可以，次數多了，川島浪速也實在感到面子上說不過去，最後的辦法，就是躲開肅親王，一走了之。于是就騙說：「關東軍業經完全同意支援，只要大本營命令一到，立刻採取行動。這必須回日本去疏通。」又向肅親王刮了一筆錢，帶着太太和川島芳子回了東京，安家於東京都目黑區熊內一丁目。

川島芳子入重信小學插班，小學畢業後，升入鶴鳴女子中學，迨到十七歲，高中行將畢業，俗語說：「女大十八變」一般日本女人因爲坐榻榻米穿木屐的傳統習慣都是粗短的蘿圈腿，醜陋的大腳丫，兩者相比，顯得川島芳子格外俊俏。一天川島浪速的岳父去世，井上良子必須到仙台（東京北邊的一個縣）去幫忙，趕上那兩天是星期天與天長節（四月廿九日），連着兩天假期，川島浪速早晨陪着太太去仙台，晚上就回來得晚一點，家裏只有川島芳子和下女。芳子學校放假，白天約了同學在郊外跑了一天，歸途遇到雨，到家洗了澡，就去睡覺了，躺在床上有點發燒，迷迷糊糊半睡不睡的，感到口乾，渴醒了，起來開燈又停電，摸黑喝了一碗涼茶，心裏覺得立時舒暢多了。

窗外的暴風雨，驟一陣緊一陣，大地黝黑，除了閃電，一點光亮也沒有，不由感到恐懼，身上微微冷起來了。一個霹靂火閃，加上狂風驟雨，房子被吹的顫抖，好像要給吹走的樣政，這樣

的大事情，老實說，關東軍還不够份量子，川島芳子更加睡不着，心想東京恐怕要淹水了，也許會陸沉，毀滅了算了；一點值得留戀的都沒有；離開家人這麼多年了，從未通過信，就算能通信吧！自己又不通中國文字，也不能相互溝通意思；雖然川島浪速和良子對自己不錯，但那究竟不是親生父母，總有隔閡，最近不知怎麼，川島浪速時常對自己賊眼溜溜的，看得令人心慌，所以還得設法避免和義父單獨相對……川島芳子正在胡思亂想的時候，臥房的紙門被人輕輕的拉開，一個黑影悄悄沒聲的掩進來。川島芳子翻身一見，即時嚇呆了；待到清醒過來欲喊時，感覺重物壓在背上。當時頭腦一片混亂，不知如何是好，隱隱乎覺得是川島浪速，更加不知怎樣處理才對，就在這緊張惶恐的剎那，跟着櫻唇被一股菸臭的大嘴堵住，兩腮給鬚楂子刺的癢癢的不舒服，正想扭頭反抗的當兒，下部蕩的一陣劇痛，上下都塞的透不過來……。

事後不禁嗷嗷而泣，悔恨加暈眩，困擾到天明。下女來叫了幾次吃飯也不理，中午川島浪速進來對她說話，她背過臉去，根本不聽，心裏只是想死。可是川島浪速兀自勸道說：「你要認知，這是在日本，不是在中國，日本的天皇都是兄妹弟姐的互相結婚，一般家庭更是父姦其女，子蒸其母（筆者按：日本是一個禽獸國家，早年女的不穿內褲，家屋隔間是無插鎖的紙門，一九八一年左右，突然流行母子通姦，新聞媒體競相報導。）近親相奸者，所在多有。」（未完待續）